

照顏錄

附坐獄日錄

單

扶國書館藏
八丁
469
1001



名田博藏氏

柘陰二十一曲猛士著

照顏錄
坐獄日錄

合冊

柘下村塾藏梓

松陰先生肖像并自贊



七二

三分出廬兮諸葛已矣夫
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
心師貫高兮而無素立名
志仰魯連兮遂乞釋難才
讀書無功兮樸學三十年

滅賊失計兮猛氣廿一回
人譏狂頑兮鄉黨衆不容
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齋
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
古人難及兮聖賢敢追陪

已未五月吾執拘送關左馬
角紙乳歸期無定諸友謀使
浦無窮肖吾像吾自贊之顧
無窮知我者豈特寫吾貌而
已哉况吾之自贊年嗚呼吾
去矣諸友對以宜爲隔世想

吾卽磔市以幅乃有生色也

二十一回猛士藤寅書





照顏錄

文文山曰、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今
 吾將去、平生萬卷、要皆索然、及有二
 句、耿耿不離顏者、多事卒卒、不能
 細錄也、摘錄數條、自是心赤、語頭觀
 者、幸存之、己未五月念二日、寅誌
 叩馬而諫、倫理重而軀命輕、目中寧有虎賁兵、他



二十一日... 照顏錄... 卷之...

年餓死西山志、便是當初叩馬情、

是夷齊初次ノ狂舉ノミ唯此狂アリ
故ニ能西山ノ高節ヲナス張良初次
鐵椎秦ヲ駭ス故ニ能大忍ヲ以テ漢
家ノ大業ヲナシテ報韓ノ本志ヲ償
フトヲ得タリ然レ是專ラ年少ノ客
氣老來ノ騷境トシテ見ルヘカラヌ
淵孔夫子致仕ノ後猶陳恒ヲ討セント

欲ス叩馬鐵椎ノ狂氣老テ益壯ト云

顏曾

簞食瓢飲陋巷ヲ樂ムト簞ヲ易ヘ正
ヲ得テ斃ル、ト其清節慷慨萬古想
見ルヘシ是孔門傳道ノ業ヲナス所
以ナリ其業成徳立ニ及テ人皆其渾
然蹟ナキヲ以テ其真面目真資性ヲ

伺フテ能ハス遂ニ模稜修飾ヲ以テ
瞽瞍ヲ學ント欲スルニ至ル道ヲ去
ルテ愈遠シ

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樂毅

大義ヲ以テ絶交ニ及フト雖私情遂
ニ惡聲ヲ出スニ忍ヒサルナリ巴ム
ヲ得ズシテ國ヲ去ルト雖舊情遂ニ

吾名ヲ潔スルニ忍ヒサル也故ラニ

矯飾シテ長者ノ風ヲナスニ非ス

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楊繼盛

故ラニ豪語ヲナスニ非ス自ラ一死

ヲ期ス他人温慰ノ語却テ肝膽ニ合

セス富弼ノ家事ヲ顧ミサル心ト思

合スヘシ事實奉使抄ニ見因テ思フ

古ノ豪傑皆真情直ニ露ル、毛ノ也

大事ニ臨ミ無情ナルカ如キハ多情

ハ極ト知ルヘシ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

岳正

八字知己ノ主ニ非サレハ云フヲ能

ハス感激ノ淚豈已ムヲ得シヤ揚繼

盛ノ兩蹠岳正ノ一贊字字血淚是ヲ

讀テ泣カサル者ハ豈有情ノ人トセ

ンヤニ公亦好テ評直ヲナスニ非ス

知己ノ主ニ遇フ感激ノ餘自ラ然ラ

サルヲ得ス

韓信李清

事機方ニ来ル安シク鄼食其唐儉ヲ

顧ルヲ得ンヤニ將大計ニ明ナリ

ト云フヘシ夫齊地未タ漢ノ有トナ

ラサレハ大業立タス韓信明ヲカニ

是ヲ知ル刺徹安ソ韓信ヲ誤ルヲ

得シヤ抑酈生ノ死古今ノ好死ナリ
何ソ悲マシキ事カ
程嬰田橫客貫高

此諸人ノ死死友ニ負カスト謂フヘ
シ死友ニ負者安ソ男子ト稱スルニ
足シヤ趙肥義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是ヲ謂ナリ隨園詩話曰莫憑無鬼論
遂負托孤心此句吾甚感ス不愧不負
是等ノ字面真箇ニ情アリ

散宜生
美女珍寶ヲ以テ紂ニ賄テ其君ヲ禍
ニ晚ス如此ノ醜策豈人臣ノ才スニ
忍テ所ナラシヤ宜生當時心腸寸裂
想フヘシ然レ事似テ心非ナル者ア
リ宜生此時酣醉淋漓醇醪美姬ヲ樂
ムカハ夕顧悴悲哀憂服中ニアルカ

如キカ古人ノ面目想見ルヘシ
伊摯在夏呂牙在商、其氣節
伊呂ノ初心湯武ニ事ヘテ天下ヲ平
ニスルニ期ス身何処ニアリト雖心
豈二三丁ヲシヤ身ノ去住ヲ以テ絶
夫事トナス何ソ人ヲ計ル人淺キヤ
端形以下ノ人ヲ以テ聖賢ヲ律スル
大カレ

屈平、而太王皇帝、而魯曾、而
長端、并古ノ節、一ノ三、其六、奉迎ス
寒食悲介推、端午屈平憐介推、雖死笑、
翼龍巴升天、無限人間事、屈子最愴然、
生無益于國、欲去心猶牽、仕無補于事、
欲隱情難捐、吾豈悻悻者、自無措坤乾、
往向汨羅沈、乃是忠義顛、競渡投角黍、
沈痛自千年、

泪羅月投余謂ラク忠義顛ナリト何
トナレハ小丈夫悻悻リ行ヲ止ス人
ニモアラス去テ他國ニ行クハキ身
ニモアラス非レハトテ任テ國家ニ
益アル下モナシヤル世ヲキテ餘
三猛顛ナリ非テ注ニ撮シテ外
是非當否ヲ論スヘキニ非ス
此何時而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

明楊善

難カシク少誠意ナクテハ上皇ヲ奉迎ス
ルハ太業ハ成ラザルナリ後世ヨリ
見レハ當然ノ事ハ如シ身其地ニ在
ルニ思却テ爰ニ至ラス誠意ナキヲ以
テ先事之樂露譎我自全之計長以冀
其濟乎

是衣了凡ノ語ナリ今世ノ小人ノ譎
固ヨリ責ムルニ足ラヌ君子ノ直最
慎ムヘシ大事ヲ濟ス全ク爰ニアリ
神交ニ平ニ多ニ少ニ主ニ客ニ大ニ小ニ高ニ下ニ遠ニ近ニ
孫權曾テ諸葛瑾ヲ謂テ神交トス男
兒此交リナカルヘケンヤ對世ト
龔勝父樂言ヤマママ土堂天奉並ス
餓死ト默死ト天下ノ苦節ト云フヘ

如此ノ真骨頭ナクテハ男兒ト稱
頌心ニ足ラヌ夷齊以來ノ人物尊尚
平堪トス喜單習效然前時王對無相
田光樊於期侯嬴ハ蘇秦ハ計ニ下其
又男子死ニ臨ンテ如此愉快ナルヘシ
李卓吾心極テ智ヲ尚力人ナリ反テ
亦此種ノ人ヲ尚力蓋シ死ヲ視ルト
如此輕易ニシテ然ル後天下ノ大事

ヲナスヘシ荆軻酒色ニ遊遊ス是レ
真ノ勇士ニ非ス其去ルニ臨テ種種
ノ醜態吾甚タ是ヲ鄙トス

文天祥

曰文山ノ大節何ソ稱述ヲ待ンヤ但其
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勤王後、痛自
貶損スル人一事真ニ誠ニ泣クヘシ
カ、ル真實眉行ナクテハ大節モ立

サルナリ醇酒暘ヲ齎シ美人精ヲ耗
スルノ人何ノ氣魄光焰アラシヤ

此錄卒卒摘録、曾無條理、因欲附實
甫正之、偶無答、至出而示之、曰、此錄
是實、甫所輯歟、余怪詰之、無答、曰、僕
曾與實甫讀正氣歌于村塾、時實甫
嘗欲輯照顏錄、其意正亦與此相似、故
費耳、余驚曰、天殆啓之歟、吾之以此附

天照皇太神ノ神器ヲ天孫瓊杵尊
ニ傳玉ヘルヤ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ノ
御誓アリ甘レハ漢土天空ノ臣道ハ吾
知ラス皇國ニ於テハ寶祚素ヨリ無
窮ナレハ臣道モ亦無窮ナルヲ深ク思
テ留ムニシ更ニ又祈年祭ノ祝詞ニ謂
ヘク狹國ハ廣ク峻國ハ平ク島ハ十
岳墜事無ク遠國ハ八十綱打掛テ引
寄如事ナトナラテ徒ニ考ラヘカラス
臣道ナカニ書キ問フ天押日命ヲ生
トタテニ海行水少ク屍山行ハ葉公
内屍太君ハ一キコ死ナクハ一ニハ
死ナク是ナク臣道ナクニ出テ中世以
來漢籍大ニ世ニ行ハル殊ニ孔子ヲ
道人宗師ト仰クニ以論語ハ先儒モ最
上至極宇宙第一ノ書ト稱セテ以タル

九其言三感也。人毛少ナカラス中ニ
毛兒島高德ノ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見義不為無勇也ノ如ク加藤前田ノ可
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人如キハ實ニ吾黨ノ師ト云
フヘシ頃已ハ罪アリテ獄ニ下リ無事
間暇ナクハ書ヲ筆硯ト夫隨一ヲ靜坐
容思出スマニ下ニ數條ヲ著録スルヲ

シカリ此語ハ實ニ對流中山節ニ合ス
孟子盡心篇極措死者非正命也朱子曰
如孟子說極措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
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
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
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
以殺身以成仁朱子ノ語預メ吾輩ノ地
刻ナクニ似タリ然レモ有罪無罪ハ天下

後世人公論ニ附スヘシ已則彊為善而
已矣
世ノ不忠不義祿ヲ保シ身ヲ顧ルモノ
動モスレハ輒曰明哲保身ト張禹胡廣
孔光ノ漢室ニ於ケルカ如キ是ナリ余
極大テ此種ノ言ヲ惡ム余嘗テ蒸民ノ
詩ヲ攷フル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ノ二
句アリ此詩ハ宣王樊侯仲山甫ニ命ノ

城ヲ齋ニ築カ時尹吉甫ノ作リテ送リ
詩ナリハ女ヲ芽出度詠タル固ナ
リ且朱子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
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又曰明哲保身
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又不如
此論然レハ張禹輩ノ口實トスルハ朱子
亦是テ惡ナリ
論語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

其位人二語アリ議者多ク以テ口實トシ吾輩ヲ誹謗ス頃漢ノ孝成ノ紀ヲ閱スルニ外戚之權日以益盛ト上書セシ梅福ハ故南昌尉トアリ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ト願即シ朱雲ハ故槐里令トアリ南昌尉槐里令ト卑官ナリ況ヤ其故ナルヤ徒ニ民間人ニ布衣人ニ政ヲ謀ル者位ニ在天カ

位ヲ出ルノ思ヲナス是亦何如シヤ明人李伯昇傳ニ伯昇遣客說張士誠曰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万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東取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執也少ノ語甚愉快ナリ因テ張士誠傳ヲ閱スルニ士誠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丘義并剿滅

諸富家、縱火焚其居、自度得臯、入旁近場、
招集少年起兵、云、有衆萬餘、元以万户
告身招之、拒不受、攻據高郵、自稱誠王、元
命右丞相脫、討之、久不下、會脫、罷官
去、元兵遂大潰、十、元兵百万ヲ拒キシ如ク
云、ハ固ヨリ一時ノ夸言ナリ然モ初
大テ起ル時十八人ナルヲ疑フヘキナ
シ抑士誠女事ヲ起スハ言フニ足ルナ
シ然モ時機誠ニ會シ又大義ニ當ラズ
何、人、數、人、衆、寡、之、問、之、然、モ、衆、寡、之、問、
論語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ト云、
然、モ、無、道、ノ、世、公、卿、侯、伯、正、論、ヲ、天、下
ニ、明、カ、ニ、ス、ル、ヲ、能、ハ、ス、シ、ハ、庶、人、ノ、横
議、ス、ル、モ、強、テ、尤、ム、ヘ、キ、ニ、非、ス、唐、ノ、代
宗、ノ、時、晉、州、男、子、詢、護、持、竹、筥、葦、席、行、哭

長安市、曰獻三十字、一字言一事、即不中、
以筭貯屍、帝褻葬之、代宗召見、言團者、願
罷團練使、監者願罷監軍之類、ト云ヘキ
奇事ト云フヘシ、且代宗ハ召見スル尤
モ後世人及ハザルナリ、又宋太祖
嘗テ罪ナク、ト云ヘキ蓋皇后ヲ廢ス、徽宗ノ初
大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詔復、ト云ヘキ哲宗廢
后、蓋氏為元祐皇后、此類庶人事ヲ議ス
ル史書未タ曾テ是ヲ尤メス、然レハ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ト云モ、大法ヲ云フノ
事トシ、ヘタリ、今日ノ天下正ニ庶人事
ヲ議スヘキノ日ナリ、又徽宗ノ宣和中、
秘書省正字曹輔ト云者、帝ノ數微行ス
ルヲ諫ム、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
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
心一也ト云ヘキ、是實ニ吾輩ノ師ナリ

又高宗ノ時撫州ノ布衣歐陽澈ト云者
徒歩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黃
潛善、遽以語激怒、遂ニ陳東ト同シク市
ニ斬ラル。二人ノ廟今ニ至ル迄丹陽ニ
在トキケリ、壺ノ拘儒ト雖恐クハ不在
其位而謀其政ヲ以テ二人ヲ議スルト
不得シヤ、其類ト云テ大志ト云テハ

二十一回猛士說

吾以庚寅年生于杉家、已長嗣吉田家、甲
寅年有罪下獄、夢有神人、與以一刺文、曰
二十一回猛士、忽覺、因思杉字有二十一
之象、吉田字亦有二十一回之象、吾名寅
寅屬虎、虎德猛、吾卑微而孱弱、非以虎猛
為師、安得為士、吾生來臨事、為猛凡三矣、
而或獲罪、或取謗、今則下獄、不能復有為、

而猛之未遂者尚有十八回、其責亦重矣、
神人蓋懼其日益孱弱、日益卑微、終其不
能遂、故以天意啓之耳、然則吾之畜志并
氣豈得已乎哉、

二十一回、士、意、原、自、思、其、言、二十、一、
黃、其、言、與、不、始、變、其、中、入、與、以、一、陳、文、曰、
昔、其、與、其、平、主、十、外、卷、也、身、隨、吉、田、不、

二十一回、士、

三餘說

昔董遇謂讀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然歲之有冬、日
之有夜、時之有雨、皆天道之常、未足以為
餘也、吾入獄來、亦得三餘、以誦書、謂已失
義於忠孝、尚仰食家國、非是君父之餘恩
邪、已幽身於陰房、尚取照於戶隙、非是日
月之餘光邪、性已狂悖、多犯大典、質又魁

弱、教罹篤疾、有一于此、皆足以殺身、而方且仰餘恩、取餘光、非是人生之餘命邪、凡此三餘者、皆董遇之所無、而吾獨得之、雖沒身足矣、抑董遇或為農、或為官、徒得其三餘、猶足以傳於天下、後世、况吾得我三餘、寧可量哉、

昔董遇謂其書曰、三餘曰、昔、臘、之、餘、日、

三餘篇

曰、七生說、對、其、林、公、亦、國、不、可、性、也、
天之茫茫、有一理存焉、父子祖孫之綿綿、
有一氣屬焉、人之生也、資斯理以為心、稟
斯氣以為體、體、私也、心、公也、復私殉公者、
為大人、復公殉私者、為小人、故小人者、體
滅氣竭則腐爛潰敗、不可復收矣、君子者、
心與理通、體滅氣竭而理獨存、古今窮天
壤、未嘗暫歇也、余聞、贈正三位楠公之死

也、顧其弟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間、以滅國賊、公欣然曰、先獲吾心、耦刺而逃、噫、是有深見于理氣之際也、欲當此時、正行正朝諸子、則理氣並屬者也、新田菊池諸族氣離而理通者也、由是言之、楠公兄弟、不徒七生、初未嘗死也、自是其後、忠孝節義之人、無不觀乎楠公而興起者焉、則楠公之後、復生楠公者、固不可計數也、何獨七而已哉、余嘗東游三經、湊川、拜楠公墓、涕淚不禁、及觀其碑陰、勒明徵士朱生之文、則復下淚、噫、余於楠公、非有骨肉父子之恩、非有師友交遊之親、不自知其淚之所由也、至朱生、則海外之人、反悲楠公、而吾亦悲朱生、最無謂也、退而得理氣之說、乃知楠公、朱生、及余、不肖、皆資斯理、以為心、則雖氣不屬、而心則通矣、是淚之

所以不禁也。余不肖存聖賢之心，立忠孝之志，以張國威，滅海賊，妄為已任。一跌再跌，為不忠不孝之人，無復面目見世人。然斯心已與楠公諸人同。斯理安得隨氣，體而腐爛潰敗哉！必也使後之人亦觀乎余而興起，至于七生而後為可耳矣。噫，是在我也。作七生說，交感其精神，即如七生

續二十一回猛士說

余前著二十一回猛士說，又選三餘七生說，幽囚之室，半間容膝，右題三餘讀書四字，左題七生滅賊四字，日夜優悠，坐卧其間。族人交謂曰：今試以三乘七，不亦得二十一半。余躍然曰：善矣，獲吾心。因續其說曰：三餘讀書者，七生滅賊之本也。七生滅賊者，三餘讀書之効也。無其本而有其効

者未之有也、有其本而無其効者、未之有也、立諸天地、質諸鬼神、吾之自信如是而已、嗟乎、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漢高之所欲、得以守四方、得非亦斯種之人乎哉、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論衡卷之二十一

